

Painting nbrandts

The Untold Stories of
Notorious Art Heists

Anthony M. Amore
Tom Mashberg

先生， 伦勃朗 又不见了

恶名昭彰的
艺术品偷窃故事

[美] 安东尼·亚穆尔
汤姆·麦施博格 —— 著

纪乃良 —— 译

谁才是
盗贼最钟爱的
艺术家



中信出版社 · CHINA CITIC PRESS

艺术
内幕

01

014004750

1712.55
195

先生， 伦勃朗 又不见了

*Stealing
Rembrandts*

The Untold Stories of
Notorious Art Heists

恶名昭彰的
艺术品偷窃故事



[美] 安东尼·亚穆尔
汤姆·麦施博格 —— 著
纪乃良 —— 译



北航

C1691975

中信出版社 · CHINACITICPRESS · 北京 ·

1712.55
195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先生, 伦勃朗又不见了 / (美) 亚穆尔, (美) 麦施博格著; 纪乃良译. —北京: 中信出版社, 2013.10

书名原文: Stealing Rembrandts: The Untold Stories of Notorious Art Heists

ISBN 978-7-5086-4163-8

I. ①先… II. ①亚… ②麦… ③纪… III. ①纪实文学-美国-现代 IV. ①I712.5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13) 第 178981 号

Stealing Rembrandts: The Untold Stories of Notorious Art Heists

Copyright © 2011 ANTHONY M. AMORE and Tom Mashberg

Published by arrangement with Palgrave Macmillan USA.

All rights reserved.

本书中文译稿由城邦文化事业股份有限公司-麦田出版事业部授权使用, 非经书面同意不得任意翻印、转载或以任何形式重制。

Simplified Chinese translation copyright © 2013 by China CITIC Press

本书仅限中国大陆地区发行销售。

先生, 伦勃朗又不见了

著 者: [美] 安东尼·亚穆尔 [美] 汤姆·麦施博格

译 者: 纪乃良

策划推广: 中信出版社 (China CITIC Press)

出版发行: 中信出版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北京市朝阳区惠新东街甲4号富盛大厦2座 邮编 100029)

(CITIC Publishing Group)

承 印 者: 北京昊天国彩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880mm×1230mm 1/32

印 张: 8.75 字 数: 162千字

版 次: 2013年10月第1版

印 次: 2013年10月第1次印刷

京权图字: 01-2012-8956

广告经营许可证: 京朝工商广字第8087号

书 号: ISBN 978-7-5086-4163-8 / I · 42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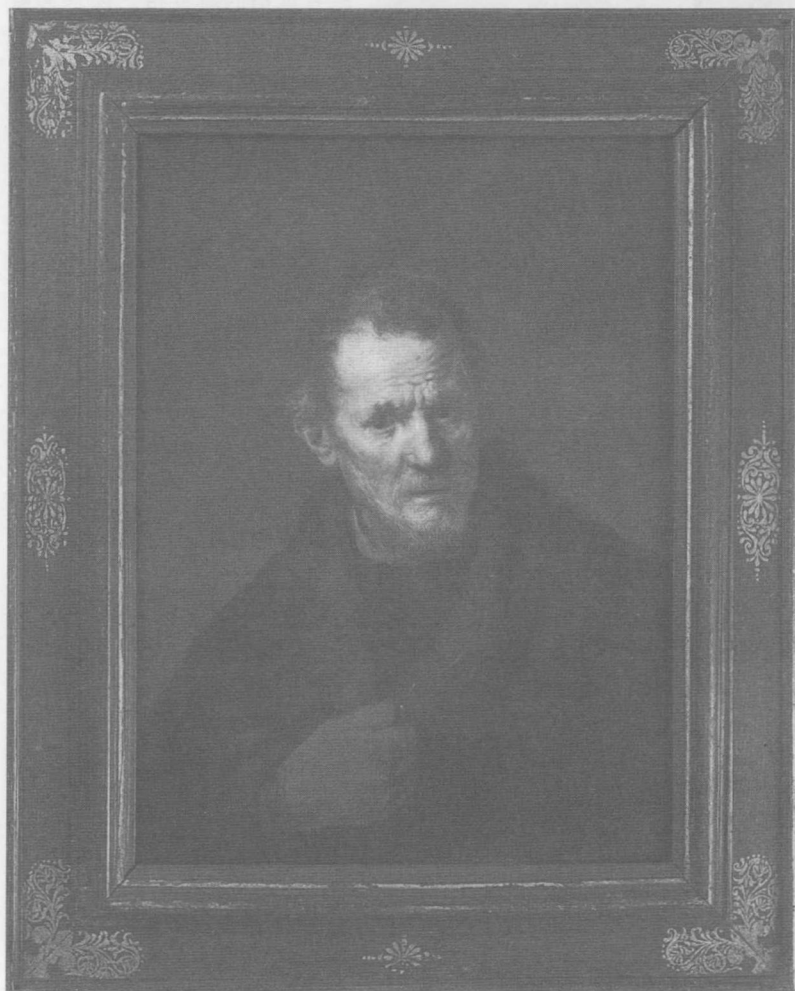
定 价: 32.00元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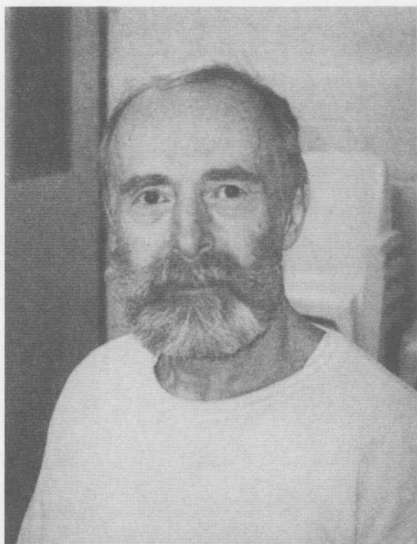
凡购本社图书, 如有缺页、倒页、脱页, 由发行公司负责退换。

服务热线: 010-84849555 服务传真: 010-84849000

投稿邮箱: author@citicpub.com



>>>> 伦勃朗的《圣巴多罗买》(St. Bartholomew, 画板油画), 1972 年在伍斯特艺术博物馆被以弗洛里安·“阿尔”·蒙代(Florian “Al” Monday)为首的一帮匪徒盗走(伍斯特艺术博物馆, 马萨诸塞州伍斯特, 夏洛特·巴芬顿基金管理机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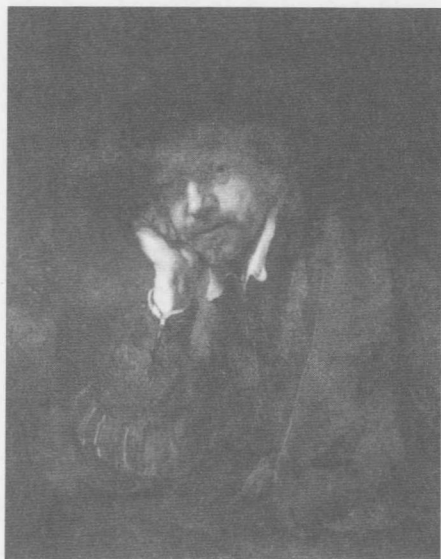


>>>>

恶名远播的新英格兰艺术大盗小迈尔斯·J·康纳 (Myles J. Connor Jr.)，以偷了两幅伦勃朗作品闻名[照片提供：汤姆·麦施博格 (Tom Mashberg)]。



>>>> 伍斯特警方和联邦调查局人员在伍斯特艺术博物馆的天价画作旁拍照，这是他们努力不懈寻回的作品[《伍斯特电讯报》(Worcester Telegram)]。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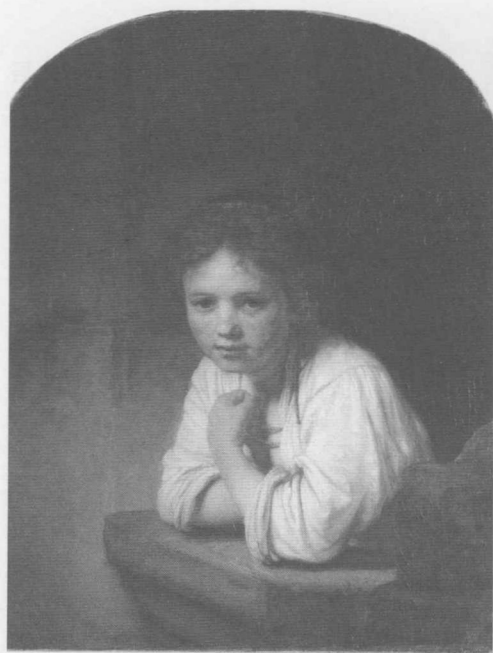


>>>>

1973年在塔夫脱博物馆被盗，包括伦勃朗研究项目组在内的学者后来认为这幅作品不是出自伦勃朗之手，也非描绘他本人[《靠在窗边的伦勃朗》(Rembrandt Leaning on a Windowsill, 又称为“靠在窗边的男人”)，约1650年(画布油画)，作者为伦勃朗的弟子。美国俄亥俄州辛辛那提塔夫脱博物馆，路易丝·塔夫脱·森普尔(Louise Taft Semple)赠，布里奇曼艺术图书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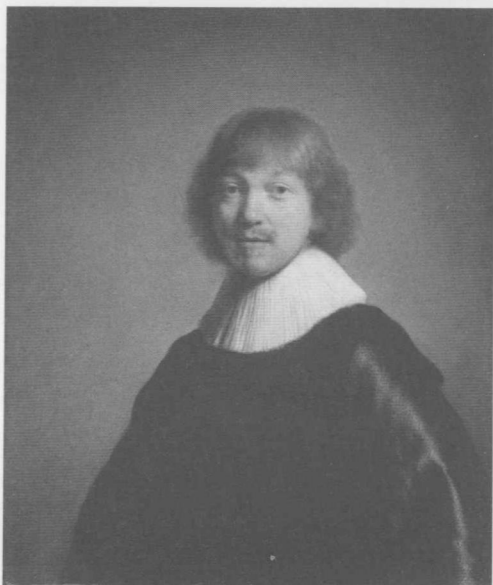


>>>> 埃德蒙·戴维斯(Edmund Davis)爵士在1938年的肯特奇勒姆城堡盗窃案过后检查收藏的损失，有5幅名作被盗，当中有一幅伦勃朗的作品是唯一被窃贼损毁的作品[照片提供：惠勒(Wheeler)家族]。



>>>>

伦勃朗的《窗边的女孩》(A Girl at a Window) 是1966年伦敦多维茨画廊盗窃案中被盗走的8幅画之一，其他被盗作品还包括3幅鲁本斯的画作（美联社档案数据库，美联社图片）。



>>>>

《雅各布三世》，通常被称为“外带伦勃朗”，这幅肖像被偷走过4次（美联社档案数据库，美联社图片）。



>>>>

伦勃朗在阿姆斯特丹的故居现在也是个小型博物馆，曾被窃贼侵入（阿姆斯特丹伦勃朗故居博物馆，www.rembrandthuis.nl）。

荷兰画家 《世之斗争》

画家：伦勃朗·哈尔梅松·凡·莱因

>>>>

伦勃朗的《穿金边斗篷的女孩》(*Girl with a Fur-Trimmed Cloak*)，之前曾被认为是伦勃朗的姐姐伊丽莎白(Elisabeth)的肖像，在1975年艺术大盗小迈尔斯·J·康纳主导的波士顿艺术博物馆盗窃案中被盗[《波士顿先锋报》(*Boston Herald*)]。



>>>>

《人类的堕落》(*The Fall of Man*) 又名“亚当与夏娃”(*Adam and Eve*), 是伦勃朗最大型且重要的蚀刻版画之一, 价值6万美元, 2007年在芝加哥希拉古斯画廊展出时遭窃(伦勃朗《人类的堕落》, 阿姆斯特丹伦勃朗故居博物馆收藏)。



>>>>

伦勃朗的《出版商克莱门特·德·荣格》(*The Print-Dealer Clement de Jonghe*), 这幅画在1965年创作, 不同版本的该画作在不同画主手上被偷过数次[《出版商克莱门特·德·荣格》, 1651年(蚀刻版画, 黑白照片), 伦勃朗(1606~1669), 巴黎市立美术馆, 小皇宫博物馆, 法国吉罗东布里奇曼艺术图书馆]。



>>>> 伦勃朗 1630 年自画像，是他少数的铜版油画之一，2000 年在斯德哥尔摩国立美术馆遭窃，5 年后由联邦调查局和欧洲警察起获[《自画像》(*Self-Portrait*)，1630 年（铜版油画），伦勃朗（1606~1669）。资料提供：瑞典斯德哥尔摩国立美术馆，布里奇曼艺术图书馆]。

前 言

一名调查者的旅程 >>>>

伦勃朗的画作是许多博物馆收藏的珍宝，其损失是对博物馆的一大打击。当我在2005年秋天担任伊莎贝拉·斯图尔特·加德纳博物馆（Isabella Stewart Gardner Museum, ISGM）的安保总监时，我把寻回1990年3月18日半夜失窃的13件艺术品——包括3件伦勃朗的作品——视为我的使命。这起盗窃案至今仍是世上未被侦破的一大艺术悬案，而无与伦比的伦勃朗画作是盗窃案的重点。不止一位经验老到的调查人员告诉我，要找回这些艺术品，会让我焦头烂额，并且一路尝到失望的滋味。他们说得没错，对我而言，这还包括广泛

研究近代伦勃朗画作失窃史。

当然，我身为安保总监的第一要务就是加强加德纳女士所有收藏品的安全，因为那起盗窃案，许多人指责伊莎贝拉·斯图尔特·加德纳博物馆的治安松懈，但我随即发现这样的指控并不公平，加德纳的标准、员工以及设备比起其他机构并不逊色——通常要来得更好——我很高兴加德纳博物馆的领导阶层和员工，从执行董事安妮·霍利（Anne Hawley）及博物馆董事到管理员、档案保管员和展场警卫，都全力提供我所需的工具、支持和资金，以确保加德纳女士这些惊人收藏品的安全。加德纳博物馆现在的安保健全且先进，即使进入 2010 年，该博物馆扩张有了全新的展览厅，我相信其安保系统仍足以应付今日和未来的挑战。

因为博物馆同时也是艺术、古物及其他珍贵手工艺品的殿堂和展示场，于是我将注意力转向找回遭窃的作品；我的天性让我完全专注在一项任务当中，也就一头栽进了所有可得的文献，与案件相关人士谈话，并且向专家和执法人员讨教。

我的探索从重新查看加德纳盗窃案所有详情以及接下来几年的调查开始，也就是收集和分析博物馆 15 年来所接收或产生的相关文件。我告诉执行董事我需要她手上所有与盗窃案相关的档案、笔记和通信，我也告诉博物馆的员工，他们持有的任何和该盗窃案相关的材料都要交给我，所有人都热心地配合。我发现盗窃案和这 13 件失窃作品的记录——这起案件的关键资料——都被仔细地保存了下来。

我花了数月的时间研读几千页的线索资料、推测、信件、报道、备忘录、法庭文件以及其他数据，我将这些记录中所包含的信息建立了一个数据库，姓名、日期、地址、电话、电子邮箱、车辆信息、

生日、死亡日期——所有信息都必须编目，以确保不管是多微小的细节都不会被忽略，这个方法也让我得以持续比对旧数据和新线索。

接下来的重要工作是向在执法界具有威望的在职或退休线人——那些熟悉本案以及对本地及外国艺术盗窃案有经验的执法人员——收集情报，探访消息灵通的黑社会罪犯，以及他们的家人、朋友、同伙，另外我也寻找研究过本案的记者，当中包括本书的合著者汤姆·麦施博格（Tom Mashberg）。

我调查这起 20 年悬案的另一关键步骤就是研究艺术罪犯如何行窃，以及行窃的手法。归纳我收集到的数据、网络上大量的信息以及资深艺术专家记忆中的信息，我查看了和加德纳盗窃案相似的案件——即使只有一点儿相似。我在波士顿公共图书馆，以及当地主要和全国性报刊档案馆，研究几十年来的报刊记录，而有了许多迫切的问题：例如，基于加德纳盗窃案的窃贼是穿着警察制服骗过安保人员允许他们进入的，所以我想知道波士顿还有什么案件是以穿着警察制服或任何其他制服犯案，我也想研究和加德纳盗窃案完全不同的手法——这可以让我排除某些罪犯，缩小追查重点。

加德纳盗窃案另一个引人注意的特点是，其中两幅失窃的伦勃朗画作，《加利利海风暴》（*Storm on the Sea of Galilee*, 1633）与《穿黑衣的女士与先生》（*A Lady and Gentleman in Black*, 1633）都是被人从画框上割下来偷走的。画家作画时，油画布用框架绷紧，因此框架在完成之后也会包进画框里。在这起盗窃案中，两幅画的框架和画框都被留在博物馆的地板上，窃贼为什么要这么做？是因为画框和框架太重了无法运出去吗？这有可能，但他们是两名窃贼在场的。根据警卫的描述，两人都年轻力壮，而且从容不迫地在博物馆待了 81 分钟，有足够的时间运走画作，而不是犯下堪称不智的亵

读神圣画作的行为：将两幅伦勃朗作品的画布从框架上切割下来。为什么要造成这种可能无法弥补的伤害？是受教育程度不足，因而觉得粗暴地对待画布并不会对画作造成破坏？光是这点就是了解罪犯的关键，因为受过艺术教育的窃贼不会做出这样的事。除此之外，窃贼已经预计到他们会从画框上割下画作，不然为什么要带尖锐得足以切割坚硬、油彩厚重的画作以及亚麻画布的工具？马萨诸塞州的另外两起重大盗窃案（这两起都有伦勃朗画作失窃，详见之后的章节），比加德纳盗窃案早了15年以上，当时也没有人采取割下画布的手法，现在为何要这么做？这些窃贼是向马萨诸塞州之外的盗窃案学来的吗？这是他们第一次犯下艺术品盗窃案吗？

为了回答这些问题，我需要查看横跨全球的艺术品盗窃案，并且研究在1990年以前与1990年之后，从画框割下画作的手法有多常见。这个查看过程将我引导至用类似手法犯案的不知名的艺术盗窃案，我着手了解这种手法是否为某种特征、证据或标志性线索，就像连环杀人犯留下的线索一样。

这种分析类似凶杀案警探所作的初步调查，除了显而易见的问题之外（例如，受害者的身份、死状以及死亡时间），警探必须衡量整体犯案现场以及早知道罪犯的身份，当发现凶杀案被害人还戴着昂贵的手表或钱包满满时，行凶的动机就不太可能是抢劫。同样，在博物馆盗窃案中，遗留在现场的物品也告诉了调查人员关于窃贼的重要信息：在多数盗窃案中，很快就能发现窃贼并非艺术专家，也没有盗窃清单，因为他们通常略过并非家喻户晓的伟大艺术家的作品——鲁本斯（Rubens）、提香（Titian）、丁托列托（Tintoretto）——然而这些作品可能远比窃贼偷走的伦勃朗、毕加索或马奈（Manet）的小作品还值钱；或者他们拿走一幅绘画大师不太

重要的作品，而附近就悬挂着这位大师更重要的作品，窃贼这类的失误很常见。如果调查员将此视为窃贼有严谨的盗窃清单而非愚蠢之举的话，很容易就会错失线索。

我没多久就发现博物馆画作盗窃案的数目就算只局限在美国也相当惊人，我也很快就发现窃贼在逃走之前割下画作的手法很常见，但更惊人的是伦勃朗画作的失窃数目。众所周知，艺术品盗窃案被低报了，因此不太可能统计出确切的失窃数目，但根据我们谨慎的计算，在过去 100 年间全世界有 80 幅伦勃朗不同的作品失窃（失窃列表请见本书最后部分），包括加德纳博物馆的 3 幅，以及吉尼斯世界纪录中“世上最常被偷的画”《雅各布三世》（*Jacob de Gheyn III*）——这幅画被称为“外带伦勃朗”（详见第三章），共被偷了 4 次——显然是时候研究这些犯罪的专业细节了，或许揭开加德纳谜团的关键因素就在其他伦勃朗盗窃案的细节当中。

伦勃朗盗窃案无止境地以各种形式发生，无疑地在未来 10 年仍会持续发生，国际艺术研究基金会的季报列出 2007 年在芝加哥希拉古斯画廊（Hilligoss Galleries）失窃的一幅蚀刻版画《亚当与夏娃》（*Adam and Eve*, 1638），这一幅是我们的清单中最新被窃的伦勃朗画作 [2010 年由丹尼尔·席尔瓦（Daniel Silva）所著的畅销书《伦勃朗事件》（*The Rembrandt Affair*）内容描述一个围绕着失窃伦勃朗作品的精心策划的阴谋，这类犯罪显然带有传奇色彩]；然而除了数量庞大之外，研究也显示这些盗窃案背后的动机以及这些画作寻回或归还的方式和它们被偷走的方式一样新奇，大致上来说，伦勃朗的作品并不是以“艺术品绑架”——窃贼想要以此勒索，获得酬金或赎金——的形式被窃。

有了这些背景，我在 2008 年联系本书的合著者汤姆·麦施博

格，他是个资深调查记者，1994年至2010年间任职于《波士顿先驱报》(Boston Herald)。麦施博格于1997年开始研究加德纳盗窃案，在他报道的过程中，一位知名的新英格兰艺术窃贼小迈尔斯·康纳(Myles J. Connor Jr.，详见第六章)告诉麦施博格，他是这起犯罪背后的“灵感”(这起盗窃案发生时康纳在狱中，有不容置疑的不在场证明，他说的“灵感”指的是他试验性的加德纳抢劫计划由他的同伙执行了)。在麦施博格的报道过程中，他被载到一处秘密仓库，他在那里见到了看似来自加德纳收藏的《加利利海风暴》，报道中讲述不知名的护送者如何在麦施博格面前拿着卷起的画作，并且同意展开画作，在黑暗中以手电筒作短暂的查看。没有人能确定这一幅是否是真迹，这很合理，因为世上没有一个艺术专家能在黑暗中只凭一束手电筒灯光观察几秒钟就可以肯定地确认画作。我们也许永远不会知道麦施博格那晚看到了什么，但根据我对《加利利海风暴》的认识以及它表面光亮的画布，我倾向于认为那不是加德纳的收藏。然而，我一直无法理解为何对方很快就答应了麦施博格要求看《加利利海风暴》，而且麦施博格还取得了许多重要但机密的线索，明确显示他的方向是正确的。在满是挫折的14年间，麦施博格断断续续地以记者的身份调查这起案件，他很谨慎地告知读者正确的信息，却又不妨碍调查，这是我找他合作的原因之一。

这本书并不是要详细探究1990年在伊莎贝拉·斯图尔特·加德纳博物馆失窃的3幅伦勃朗作品以及其他10件作品[包括一幅珍贵的维米尔(Vermeer)作品]，尽管我很有信心认为这些伟大的作品终将物归原处，但我们仍不清楚这些艺术品失窃的原因、窃贼是谁以及会如何归还。由于上述几点以及其他重要原因，加德纳传说仍有待时间来厘清，但这桩盗窃案促使我去作研究，因而有了这个